

諸子斟漱題辭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

其次立言。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

能越世高譚。自開戶牖。兩漢以後。

體勢侵弱。難明於坦途。而類多依

採此遠近之漸變也。前人之評定

已如此矣。豫章朱君復取而斟之。
淑其戶牖體勢倍爲開陳。令立言
者知所從違。不獨欲諸子各見其
志由所言以顯道真也。今時趨法
諸子將多年唾棄之物美若新華。
拾却片言爲文中寶色且復未覓

一篇私心造擬爲識者所笑。豈知
子之所貴不存駢藻金玉運氣所
發挾理而行詞揚而氣抑剪綵無
當生意。朱君究其得失者甚暢。若
不並陳而共斟之。高超卑弱無從
見得失之林也。嗟乎此何時也。超

世○不○能○爲○高○譚○而○依○採○不○關○於○體○
勢○雖○思○立○言○見○志○其○可○得○乎○斟○淑○
者○其○以○諸○子○斟○世○乎○

閔景賢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快書卷三十二

練江閔景賢士行纂

西湖何偉然仙臞訂

諸子斟淑

朱君復刪本

劉彥和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按鬻熊楚人。年九十九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者。子斟叔。

之著書二十篇。今止傳十四篇。唐逢行珪注而獻之。其中語亦枯寂。不如列子。賈子中載有數條。尚可觀味。

管子書最不易讀。嘗細閱數過。而真贗昭然。大都管子真者多深峭質古厚重。有味。贗者反是。其贗者多戰國時人所爲。其間有類荀韓者。有類呂覽者。有類戴記者。錯雜不雅馴。一一辨明。於後以俟識攷焉。經言如牧民形勢立政乘馬。

七法版法。幼官真也。如權修則類荀子。外言惟審合。兵法真也。如五輔亦類荀。如樞言八觀法禁重令法。法則宛然。韓非口吻矣。內言三匡俱紀述之文。與國語國策相類。霸形亦然。霸言乃管氏真筆。問亦非贗。似當時文移戒有精語。可入經言。弋廩以後。則贗矣。短語地圖。參患制。公論兵。猶近前兵法篇。君臣上下時。似荀時。似韓爲戰國言無疑。小稱全似呂覽。中三引管子曰。

數言乃著書者引之以發論耳。四稱俳比冗襍。更是贊昇侈靡。斑駁殊饒古色。心術自心之古與水地之奇幻。豈戰國諸人所能辨。四時五行。則幼官之緒論也。勢正二篇。時露精語然氣自古朴。九變散敘小言。如未成章區言。如仕法。古荒詞濫。戰國末之文明法。則韓非之別本也。正世治國與八觀似出一手。內業與心術自心同。而更精與其霸業之根本乎。襍篇之封禪似經言。桓公問。則小問之逸出者。度地地員。則襍篇之近真者。弟子職似荀子解諸篇。拘俗淺漫。無所發明。時或抵牾。乃後世最無識者。所爲不及韓解老遠矣。臣乘馬以後。俱係輕重。昔人已譏其鄙俗。又云是後人所加。贊不待言。匪但狐裘羔袖抑亦狗尾貂續矣。

楊用修云。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近刻嚴君平道德指歸論六卷。谷神子敘以爲陳隋之際。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

老子無論道術廣大精微。卽文字五千餘言。而段段奇變。章法句法字法之妙。亦千萬世文章之祖。

晏子春秋。自漢至隋唐。皆列于儒家。惟柳子厚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其見卓矣。其書

采嬰行事而成語多被襍。

文子乃老氏弟子辛鉶撰。元魏李暹唐徐靈府

註。或以爲卽范蠡所師事之。計然非也。馬氏意

林別有范子計然十二卷。言陰陽曆數。而此書

大槩祖老聃似道德經之義疏爾。柳州以爲

駁書。衆聚斂以成之者。良是。然其語多見淮南

鴻烈解。豈漢有文子。而淮南諸人掇之耶。然入淮南。則字挾風霜而在。文子則黯然無色。何也。

安得柳州所取其似是者一覽觀之。

關尹子九篇七畧。道家有其目。隋志不載。則是書之亡久矣。王元美以爲持論抑塞支離。而小近實。其辭濶。夫論衡之流。余詳玩。絕不類政。堪與化書作對耳。弇州又云。是後世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者之所撰。此爲得之。

亢倉子相傳爲唐王士元撰。然柳子厚亦唐人也。並不言出自士元。則子厚所見之亢倉子。必

非士元之亢倉子也。今其書具在其真贗惡乎。
報

鄧析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政。至駟歛嗣爲政。乃殺而用其竹刑。著書二篇。皆老莊申韓之緒言。與春秋文絕。不類。疑是僞作。

韓退之云。鶻冠子詞雜老黃刑名。而取其四稽五至之說。并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

金等語。柳子厚則以爲盡鄙淺言也。唯賈誼鵩賦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又以太史公不稱鵩冠。子爲疑。韓柳二說矛盾如此。余以爲鵩冠書雖僞而詞尚瑰奇可觀。

子華子稱程本而前代絕無其目。朱文公以爲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近時巧于模擬變撰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也。原其所自。祇因家語有孔

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意必當時賢者遂造爲此書以傳合之。或云王銓性之姚寬各成二人皆居越。多妄作贗書。然又恐非所及。據晦翁所論。則此書爲假託審矣。

漢志云。慎子四十二篇。唐志云。十卷。勝輔語。余所傳讒五篇。非全書也。馬氏意林。掇取十二條。俱不見五篇中。想采諸全書者。余覽荀子。詎在慎子數條。五篇泊意林。俱未載。

劉中壘錄列子云鄭穆公時人柳議曹以爲乃魯穆公之誤其辨精矣書凡八篇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

太公六韜計六十篇韜者藏之義是書有文武龍虎豹犬六篇故稱六韜余攷漢藝文志不載其名故周氏涉筆謂其爲丹徒布衣太原宮監所經營陳氏謂其詞鄙俚皆世俗所依託疑

之太過然中如大禮明傳文啓諸篇鑿鑿乎皆帝王致治之遠猷而莊周固狎視一世者亦本九徵爲觀人之要未嘗詆訾其非則此書必非晉唐人所能辦或戰國遊士擬作未可知也。

古今評莊子者多矣總不如司馬子長善屬書摛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數語可謂深知莊子者次則郭子玄。

其言宏綽。其旨玄妙之二言。餘子或賞或抨。皆子休所不受也。

戰國多稱孔墨。然墨子出處未詳。太史公亦不爲立傳。惟於孟荀傳後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而已。致太平廣記云。墨子宋人。仕宋爲大夫。年八十二。入周狄山。精思道法。著書十篇。今所傳墨子。乃有七十一篇。恐是後人贗作。吾嘗疑孔墨道術迥異。何以並稱。後見呂氏春秋。

秋云。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余觀孔子博學好古。信矣。墨子誦習於何徵之。觀其貴義篇云。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

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釣。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據此則知孔墨所以並稱者。祇以其博學相若而非謂其道術同也。退之以孔墨必相爲用。吾未敢信。

鬼谷子。一名玄微子。無姓名里居。戰國時隱穎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爲號。續仙傳云。鬼谷子。酈

王訓。得道爲地仙者。妄也。著書三卷。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俱有注。其書大抵皆押闔鈞。籀。揣摩之術。士君子所不道。其符言與管子。九守。大同小異。

隋志。占氣家又有鬼谷一卷。今不傳。

杜牧之注孫子敘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史記本傳。闔廬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可見。非筆削爲十三篇也。其中妙喻迭出。如所謂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勢如彊弩。節如發機。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等語。卽後代文士猶難措手。孰謂孫子徒武雄哉。

凡言周秦未嘗一代人。但篇首有梁惠王

問。或遂以爲魏人耳。攷史記秦始皇本紀。有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豈卽其人耶。今觀其書。二十四篇。雖不及孫武。然氣法亦古。宋橫渠張子嘗爲之撰註。第內軍令下云。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世以爲立論慘刻。細味數殺字。乃隆殺之殺。非殺戮之殺也。殺卽簡汰。意謂汰其老弱。留其精銳。惟古善用兵者能之一。以當百所向無前。自能

威加海內。其次其下。畧汰而止。所謂擇焉而不精。故效亦少遜。觀下云。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鬪也。萬人之鬪。不如百人之奮也。意可見矣。讀古人書。一字差誤。意隔霄淵。如隋之楊素。每將臨陣。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雖將士股慄。戰無不勝。然自損多矣。皆由錯會尉繚言以爲兵法。當如是耳。

尹文子大道二篇。乃山陽仲長氏撰定。云文子

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钘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高氏。曰公孫龍客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距齊宣王歿四十餘年矣。則文先于龍。非學於龍者也。尹文書多本老氏。而間雜申韓。

史記荀卿傳云。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禡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

諸子對叔

卷三十二

七

興懷敘列著數萬言而卒。余觀子長於莊周傳云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而此又云鄙儒小拘何自矛盾如此。且猾稽周間有之品以鄙小知子休所不甘也。

於陵子十二篇雖未必出於子終然中有工麗語如麗神礪礪沐生水泉茅芒無任雨雪膚堵莫禦矣。暴積雪拒門突微生煙千乘儀心一簾驅夏之類時一把玩可當木難火浣。

尸子晉人名佼衛鞅客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今全書雖亡其隹言往往散見他書中。彫虎焦原二喻甚佳。

商子真先秦之書也其言沉鬱峻刻如其爲人。公孫龍子漢志云六十四篇今止存六篇而其大意在疾名實之散亂故倡爲此論以鼓動一

時然其言多不可解。

韓非子。韓之疎屬公子耳。其所著書。非如呂氏淮南。皆有賓客薈蕞廼廬。無所沿襲而自能成一家。言以與莊荀並馳亦戰國末易才也。書中如有度。楊權。孤憤。難勢。五蠹。顯學等篇。議論層疊。如奇巒峭壁。出沒於煙雲杳靄中。真古今絕奇文字。

韓非一書法術二字盡之。

呂陽翟真神賈也。以奇貨亂國。以月令亂經。萬世人明知之。而無可奈何焉。噫。亦奸人之雄矣。今其書廣引博譬。美疵居半。所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如圜道蕩兵。精通審分等篇。奇肆恢宕。直逼非子矣。孫文融云。李斯爲文信舍人。或者呂覽佳篇。多出斯手耳。

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其書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爲六卷。

至漢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嘉祐中宋咸嘗爲之註。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余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然謂爲盤孟書則非也。

黄石公素書六篇。宋張商英敘云。晉亂有盜發于房塚于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六言。其書語弱指淺絕不類秦漢間文字。說者云。卽商英

僞撰理或然也。

黄石公三畧。世傳卽圯上老人授子房書者也。然昔人固多以傳會疑之矣。余觀三畧中佳語。詞尚偉健不似素書之蕭弱也。

西漢陸賈號爲有口辯士。今所傳新語乃和雅典則與漢初文氣不類。疑東漢人贊作。賈子中過秦論已採入史記治安策并諸小疏載在班史。皆絕世高文。乃新書攬截治安諸疏。

無復緒理可尋。何也。豈當時草本耳。至如後連語等篇文氣與諸疏不類似出兩手。

春秋繁露十七卷。稱漢董仲舒撰。自宋以來讀者咸以爲疑。而莫能定其真僞。按漢書云。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木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宋歐陽永叔又云。在館中見春秋繁露有八十餘篇。又

有應募獻書。此獻三十餘篇。在八十篇外。知其書流散而不全矣。然不可以劉歆七畧不載。而遂名爲僞也。

舊傳淮南子内外五十餘篇。外篇湮沒。內篇卽今所稱鴻烈解也。其書贊卷連漫。綾紛達援。羅宇宙於筆楮。不啻博矣。然純歲複重者相半。其精詭奇說多發未曾有者。要亦有足多耳。楊子雲讀呂覽恨不際時。載金而歸。而於鴻烈也。則

日一出一入。字直百金。故甘泉長揚諸賦多有採掇者。蓋淮南中敘五迺鼓舞木熙等語鋪張甚麗。絕類賦語。宜子雲之齊嗜耳。

漢蓺文志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漢賦之盛莫加于此。惜俱不傳。

楊子法言十三篇。東晉李軻始爲之註。唐柳宗元頗補其闕。宋景祐初宋咸吳祕皆有註。司馬光乃採集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先是

法言每篇之敘。皆列卷末。宋咸乃升於章首。司馬敘以爲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文直而顯。荀文富而麗。揚文簡而奧。唯簡奧難知。其與雄者至矣。而蘇子瞻王元美皆極詆之。然所詆不過以法言之詞艱深剽襲。此亦子雲小疵耳。若夫抽六經。翊孔顏義甚淵祕。以列於孟荀。奚愧焉。溫公之篤嗜而註之。有以也。

揚子雲太玄經。本名太玄。其稱經者。班氏文致

之詞後人因遂尊之耳。在漢桓譚謂之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相傳受者。至建安中。章陵宋衷。吳郡陸續。乃有解釋而晉唐以後。注此書殆至數十家。可謂盛行矣。此書鍊字鍊句。深奇幽渺。真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諸人之沉涵濡首。良有以也。蘇長公以雕蟲篆刻謂之。似未咀其精耳。

韓詩外傳。凡十篇。漢人燕韓嬰所著。其注詩二

十二卷。而此則雜記大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家。稍近於理者也。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沉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獨其辭稍明健可誦。而所紀亦不甚詭於倫物耳。

鹽鐵論六十篇。漢汝南桓寬撰。按班史云。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

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以爲此迺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增衍條目。極其論難。著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夫鹽鐵論。纍纍數萬言。可謂閑博矣。第少古勁之氣。與西漢文不類。然於此見當時國家有大議文。學賢良之倫。得與公卿大夫爭輝於闕庭。士氣

猶覺不振。後世上既輕士。朝有大議士不與聞。常布之俊。雖有奇抱。奚繇上達。此漢治所以近古。而後代邈不可及也。

按班史劉向傳云。向爲烈女傳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敘說苑。凡五十篇。奏之。今其書具在。爲人傳誦。獨悲向之忠悃。直與三閭大夫。後先掩映。身爲宗臣。而數困於讒。不改其操。眞可謂社稷臣矣。孟堅稱爲直諒。多聞古之

益友似不足以盡之。

王充論衡八十五篇。其爲言暢衍激露。辯駁處全摹韓非諸難。蓋倣桓君山新論而作也。故書中極其推轂。至於孔子爲素王。君山爲素相。意可知矣。充生於會稽僻隅。而能越俗成一家。言亦特立不群之士。故蔡中郎獲爲談助。秘之帳中。兩葛稚川。劉子玄。俱尊信焉。誠有所獨契。非凡苟而已也。自宋以來。始以其冗簡。而劇詆之。卽

王元美亦目爲野人。皆未知畧其驪黃。賞其神駿者耳。然使仲任竒人。負寃千載。甚爲惜之。夫當春秋戰國以後。著書者皆嗜奇。信異理。甚舛者。膠固前言。守弗敢破。仲任由千載之後。而能獨砥狂濶。刻虛黜謬。卽意有過激。辭間近瑣。乃其精見超識。自當凌厲千古。使在聖門。必不居狂簡之後。孔子之所必取也。中郎子玄之識。豈其出後儒下。而乃以迂腐酸見。力詆豪杰。甚爲

余讀潛夫論。而知古之志士仁人。不得志於世。必假論說以發撝。已見故。或激烈焉。而有所不能已。潛夫議論強半憤世嫉俗語。蓋身當和安之世。見竇憲諸權貴氣勢赫燁。逆策其必蹶。故蚤見而預道之。局外之觀自清耳。當時以一縫掖。而能令皇甫將軍屣履出迎。文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其文多摹韓非時類荀卿。其勸將救邊者。子斟酌。

二篇猶爲援急要語

余觀仲長統樂志論。并四言詩。其磊落玄曠。超然埃塈之表。似軒軒霞舉人矣。迺昌言三篇。又何慷慨而談切中理道也。其論議嶽嶽。殊有西京風氣。據本傳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今傳者止此。殊爲可惜。

崔寔子真著政論。凡數十條。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時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

之坐側。余觀政論所談。與昌言相類。宜公理之。稱賞之也。

漢章帝紀云。建初四年夏四月立皇子慶爲皇太子。十一月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又班固傳云。天子會諸儒。請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觀此。當中用公穀釋經體。雜取

經傳以訓之語多淺俚。想當時皇太子初立講習。便於覽觀耳。王弇州乃云。至紀封禪而諛心盡露。此不可解。使固欲獻諛。豈不能續馬卿封禪書上之。而必以此諛耶。况封禪亦國家禮儀之一。安得闕而不紀。以此罪固徒令孟堅胡盧地下耳。

汝南應劭博學多識。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今觀其

書。視白虎通。不啻過之。余獨取其中。述劉向論文宣二帝一條。尤古勁有法。可與子政諸疏。並絕千古。

中論二十篇。魏徐幹偉長著。嘗覽魏文帝與吳質書云。觀古今文人。類不獲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尚不朽矣。余觀

中論文質兼備。可與潛夫呂言並轡而馳。其中譴交篇。言桓靈之世。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壘綏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闔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

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此一假描寫當時營交態狀如畫時尚如此其致亂宜矣。

劉孔才邵在魏黃初中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嶷荀詢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又作趙都許都洛都賦景初中受詔爲都官考課邵作七十二條與夫畧說一篇又著洛論十四篇凡所撰述法論

人物志之類百餘篇今所傳止人物志三卷十
二篇燉煌劉炳爲之注餘俱不傳人物志中多
崩論文質周治秉銓者能執此以檢鏡品流庶
真似偏全之材昭若列眉矣未論以釋爭終良
有深意世之最足壞品者莫大於爭故舜稱禹
以不爭孔子揭君子以無爭爭釋而後天下之
真人品出焉故首篇云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爭
者正中和之反也首尾相應斯立言之旨哉
者子平叔

抱朴子内外篇四十卷。晉葛洪稚川撰。洪以博洽名江左。其自敘云。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矣。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三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仙傳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爲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

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恠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觀此則晉人著述之多無過于洪者。多湮沒不傳。良可惜也。

劉子五十五篇。鄭樵通志云。梁劉勰撰。袁孝政云。北齊劉晝撰。或又謂劉歆。劉孝標作。細玩其書。以歆孝標作者固不相似。卽以爲勰撰。以較

文心雕龍亦似兩手其爲書作無疑。中多本呂覽淮南語而組織之。駢藻有餘質與不足。夫子之奇在氣氣挾理而行言始暢徒工辭而氣不振如剪綵爲花。了無生意烏乎傳此淮南而後子書絕響矣。

文心雕龍凡十卷合篇終敘志爲五十篇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彦和所作也。書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

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今觀其書出入六經貫穿百氏。遠搜荒古近窮寓內。袞鍼區分瑕瑜不掩誠秘林之詰匠秉文之金科矣。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仲淹撰世因唐書房杜傳畧不及其姓名以爲乃後人之所假託。宋咸作書駁之然攷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有

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敘。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鑿如此。咸獨臆斷其無可乎。晁公武讀書志。考諸人與河汾絕不相值。亦甚詳。觀中說中。微言築論。斷非仲淹不能作。其他殼雜矜詬之談。

或屬後人附益。吾人正當披沙揀金耳。置沙勿問可也。

天隱子八篇。唐司馬承禎爲之敘。宋胡璵引東坡水龍吟詞。以爲此書當是子微所著者。觀書中多言長生久視之法。與子微坐忘論相表裏。而托之天隱。不欲自顯其名耳。

玄真子。唐張志和撰。有內外篇十二卷。今所傳者。止外篇三卷耳。其書恢謫跌宕摹炳莊列。

丘所益。王元美所謂不考而招者也。

意林乃唐馬總元會撰。初梁庾仲容取諸家書術數雜記。凡一百七家。抄其要語爲三十卷。總以其繁畧失中。增損成三軸。然意林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周生烈子。秦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傅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緜殷。興通語。杜恕篤論體論。楊子。太元經。物理論。孫毓成敗志。王嬰古今通者。

論化清經。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